

建功强的军事事业 我和我的连队

每个男孩心中，都有一个当特种兵的梦。侦察连，是特种兵的摇篮。

5年前，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侦察连调整组建。

连队很年轻，连队的官兵更年轻。他们有的来自边防连队，有的来自炊事班，甚至有的来自招待所。连队组织谈心，询问大家为什么来侦察连，得到的回答几乎一致：“想当特种兵。”

短跑需要爆发力，长跑需要耐力。对侦察兵而言，这两种力量，缺一不可。侦察连的历史，从此由这群年轻的官兵一起跑出来。

侦察连最鲜明的特点，就是火热的训练氛围。澎湃的热情从早操燃烧到夜训，

从军官感染到士兵，从酷暑持续到寒冬。训练到底有多苦多累，官兵们磨破的作训服知道，双手的厚老茧知道，还有跑坏的作战靴知道。

我们迎着朝阳出发，汗水与冬天的冷风亲密邂逅，黏在身上形成坚硬的铠甲；我们追着落日余晖，汗水和夏天的热浪在空气里蒸腾；我们背着枪械武装越野，晃动的装具和身体碰撞出交响曲；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在400米跑道上全力冲刺，挑战极限、超越自我，跑出无数个逆时针轨迹……

奔跑，能产生令人快乐的多巴胺，也能造成身体疲劳和关节损伤。在侦察连，军龄比较长的官兵，不少人累积了伤病。

但是，没有任何困难，可以阻挡一颗向往奔跑的心。有的官兵训练受伤后，见到军医的第一句话是：“多久可以正常训练？”

伤愈归队的战友们，行李刚放下，就急切地直奔训练场。我劝他们多休息几天，他们回答：“指导员，咱侦察连不养闲人。”

奔跑，是一种奋发向上的状态。中士王滢特别特别喜欢钻研无人机。到连队后，他坚持学习机械电子工程和空气动力学知识，持续钻研无人机最新技术，最

奔跑，是我们的姿态

■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侦察连指导员 李政阳

终在上级比武中崭露头角，荣立二等功。3年来，连队有3名军士凭借着过硬的军事素质顺利提干，从侦察连“跑”进了军校，完成了军士到军官的转变。

奔跑，是一种永远年轻的心态。连队军龄最长的三级军士长朱府云，每次考核都冲在最前列，他的床单最整洁、被子叠得最好。时光流逝，朱府云自律、拼搏的心态从未消减。

曾经，我并不喜欢跑步。当排长时，我的指导员是全旅跑得最快的军官。我想成为他那样的人。

在《解放军报》刊发“凌晨两点的中尉”系列文章2年后，我来到卧虎藏龙的侦察连，担任第三任指导员。曾经的中尉，变成了上尉。和侦察连官兵朝夕相处，酸甜苦辣都尝了一遍后，我学会了尊重每一名战友的现实想法，尽最大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难处。

给战友们创造舞台、提供机会的同时，我也在成长。跟着战友们一起训练，经历无数次失败后，现在我跑得越来越快。

当指导员近3年，我明白了一件

事：一个人跑得快是不够的，要想方设法让这支连队跑得更稳、更快。

奔跑教会了我们什么？是面对困难不等不靠，跑起来就有希望；是永远保持对胜利的渴望，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；是不论任何时刻都不能抛弃战友，途中遇到体力不支的战友时，要大声地鼓励他：“别掉队，跟上我！”

我们的样子

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

34号军事室

一个人跑得快，一群人跑得远

■李政阳

我们的奋斗

让想干的人更有拼劲，让犹豫的人坚定信心，让气馁的人找回勇气

下午，太阳依旧肆虐。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训练场上，侦察连的小伙子们拼劲十足，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。

皮肤黝黑、身材精干的他们，在攀爬跳跃类项目上游刃有余。他们中有的来自少数民族，从小生长在海拔较高的山区，具有极好的协调性和爆发力。佤族士兵岩克，这名大家公认的优秀理员，长期保持着连队400米障碍跑的纪录。

连队食堂周围，是一圈宽阔的400米跑道。为了激发大家的训练热情，几名班排长协商后决定：以排为单位组织接力赛，用时最长的排负责打扫饭堂。

这天下午，体能训练即将结束，“饭堂争霸赛”马上开始。大家摩拳擦掌、跃跃欲试。体育运动的魅力在于，只要努力奔跑，就有可能创造奇迹。

一排的战友说：“上次二排拿了第一，咱这次可不能怂。”

二排的官兵说：“咱们的这次目标，就是争一保一。”

三排精神更足：“已经连续两次都是我们排打扫饭堂了，再输真过不去。”当责任分担到每名战友肩膀上时，会极大地增强集体荣誉感。即便体能相对较差的战友，也会在荣誉面前拼尽全力。

一个人跑得快，不算啥；一群人跑得快，才厉害。侦察连团结拼搏的氛围，让想干的人更有拼劲，让犹豫的人坚定信心，让气馁的人找回勇气。

连队组建之初，训练尖子多、能力素质强。不过，一些战友的性格棱角分明，不擅长与他人合作，颇有些桀骜不驯。

郑超，相貌帅气、性格开朗，是连队公认的颜值担当。新兵时，他因表现突出，曾被央视《军事纪实》节目报道过。连队组建不久，他调入侦察连。由于不熟悉连队环境，到连队的第一天他就想打报告走人。

渐渐地，郑超发现了连队不一样的地方：在侦察连，没有“老兵负责看、新兵负责干”的说法，所有人无论有多长军龄，都跟着连队的步伐一起干。

感受到连队团结奋进的氛围，郑超迅速调整状态。长跑训练时，总是冲在队伍最前面。不过，那时的他只是找到了努力的方向，还没有找到融入连队的办法。

这时，三级军士长朱府云的一番话提醒了他：“你已经跑成冠军了。下次跑步的时候，不妨降一降配速，鼓励一下后边的战友，你会收获不一样的东西。”后来，郑超尝试调整速度，跑在体能比较薄弱的战友身边，鼓励他们一起奔向终点。

从一开始不适应连队，到现在越来越热爱连队，郑超成熟起来。他从一名个人能力突出的士兵成长为一个素质全面的军士，具备了一名优秀班长的潜质。由于实绩突出，能力全面，郑超先后带了两次新兵，被训练基地评为“优秀班长”。

战士张一，性格内向，不爱说话。下连以后，很多班长反映，这个兵不好管理。郑超主动请缨：“这个兵我来带。”有人问郑超：“为啥给自己挑个‘闷葫芦’？”郑超说：“以前大家没放弃我，现在轮到回报连队了。”

张一不爱说话，郑超就主动跟他唠家常。张一害怕训练受伤，郑超就亲身示范，带着张一从分解动作练起。年终考核前，张一的军事理论总是记不牢，郑超就拿一张一张的口述，帮助张一逐句理解，一直学到深夜。

退伍前夜，寡言少语的张一破天荒



图①：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侦察连开展战术训练。图②：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侦察连官兵训练之余放松身心。图③：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侦察连组织心理行为训练。

我们的青春

地跟郑超说：“班长，这两年辛苦你了。”郑超感慨：“那一刻，我觉得所有的心血都值得了。”

看似不起眼的问题，绝不能轻描淡写地放过去

带着一脸青涩，排长杨永震到连队报到。一看见他，笔者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自己当排长的时光，恨不得把当年“凌晨两点的中尉”那些故事都讲给他听。

一段时间后，笔者发现三排班长杨永震在管理上存在当“老好人”思想，少了些较真碰硬的精神。一次晚点名后，笔者叫住他：“一个合格的管理者，肯定不可能被所有人都喜欢。不能为了大家的支持而丢掉底线。”

杨永震一脸委屈：“指导员，我觉得你针对我了。”

当时，笔者刚到连队，不清楚三排的情况。后来，笔者发现三排的军士很多，而且能力强、资历长。杨永震到连队时间不长，管理上难免存在一些畏难情绪。没有调查，就没有发言权。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，牵扯到很多方面，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的。轻易下结论，很容易伤到身边战友的自尊心。

笔者和连长商量了一下，决心给杨永震创造舞台，让他甩开膀子干。后来，连队多次安排他担任连值班员，树立威信，赢得认可；连续2年推荐他带队参加无人机集训，为更高级别的比武蓄力。

杨永震很努力，白天跟着大家一起在操场上冲圈，晚上独自加班学习专业知识。

厚积方能薄发。第二年，杨永震参加上级比武，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和业务能力，取得了第二名。同时，他所带领的14名参赛队员中，有7名斩获单项项目名

次。他撰写的论文，还被评为高质量作战理论文章。年底，他被陆军评为“军事训练先进个人”，荣立三等功。

侦察连的军事训练成绩没得说，但一些战友在日常养成、待人接物上，还有一些瑕疵。

客观上讲，侦察连长期在外演习驻训，保管人员不在位，出现了管理空白；主观上看，连队部分官兵缺乏爱护意识和担当精神，觉得公用物资跟自己没关系，不把连队当作自己的家。这种看似不起眼的问题，绝不能轻描淡写地放过去，因为其中蕴藏着建设连队、教育部队的深刻道理。

那天晚点名后，各班班长反复强调一句话：“先做人，再做事。”

深夜里，有战友愿意坐在你身边，静静地听你说，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

连队的生活简单朴素，流淌其中的是干净纯粹的战友情。

一天夜里，上士田宇被肠胃炎疼醒。副班长赵辉发现后，及时把他送到卫生连治疗。回来后，赵辉主动地替田宇站了一班岗。尽管这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，副连长聂荣超在晚点名时，仍然特意表扬了赵辉。

那天，中士曹智彬深夜高烧，同寝室的士上罗阳让他继续躺下休息，自己默默地走上哨位。

人生病的时候最脆弱。昔日夜里无声替岗的亲密伙伴，明日就是上阵杀敌的可靠战友，我们愿意同这样的兄弟一起上战场。

在侦察连，这种战友之间互帮互助的事情，逐渐变成了一种源于内心的本能，一种义无反顾的担当，一种“我应该

这样做”的习惯。

同年兵之间的战友情很有意思：大家来自一个新兵连，彼此知根知底。日后打个照面时，免不了你怼我一句，我回你一下。不过，如果你推上了什么难事，我依然是你最铁的那个上铺兄弟。

军士张义凯和罗映浩，是连队相识最早的兵。他们来自侦察连的前身——特务连侦察排。编制调整后，他俩从特务连一起来到侦察连，双双担任班长职务。

晚点名就寝后，劳累了一天的战友很快进入梦乡。笔者查铺时发现，张义凯不在。转头进入另一个宿舍，罗映浩也不在。

他俩难道是商量好的吗？

最终，在厕所门口的一片烟雾之中，笔者发现了穿着裤衩背心坐在小板凳上的两个人。

原来，张义凯的小舅子因为年轻好胜，在家乡惹了麻烦。张义凯头疼不已，久久不能入睡，于是跑到厕所抽烟。早就看出张义凯有心事的罗映浩，特意前来陪他说话。

再优秀的侦察兵，面对家事也会难展愁容。那天晚上，月亮很亮，3个人聊了很久，直到烟头满地、眉头渐舒。

深夜里，有战友愿意坐在你身边，静静地听你说，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。

每个人都是自己剧本里的主角，任何一滴汗水都不会白流

3000米还剩最后半米，第一名的脚步轻盈地越过终点，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黑马跨过最后一个障碍。

战友们围了上来，一边喝彩一边帮周凤庆卸掉身上的装具。弹袋离身的那一秒，大家惊呼：“穿这么破的弹袋跑武

装越野，你咋不换个好的？”

周凤庆露出招牌式的憨笑，摆摆手说：“好的留给老同志吧，我用旧的就行。”他跑步的风格很有意思：起步很慢，中程提速，后发制人。

入伍之初，耿直内向的周凤庆不善言辞，被大家称为“老铁”。

“老铁”对自己特别狠。一次攀登训练，精疲力竭的“老铁”攀在绳子上，距离终点线还有几十厘米。战友们劝道：“坚持不住就下来吧，以后还有机会。”谁知，即将脱手的一刹那，他竟张嘴用牙齿死死地咬住了绳子，右手往上奋力一抓，硬生生爬完了最后一趟。

“老铁”看似木讷的外表下，藏着一颗宽厚善良的心。入伍前，他学过护理专业，对运动康复颇有研究。晚上熄灯后，他经常跑到各班宿舍里，为大家按摩拉伸，常常累到满头大汗。

每个连队都有这样的战友，他们其貌不扬，身材中等，站在队列里不会引人注目。他们寡言少语，憨厚耿直，工作安排下去不会打半点折扣。他们行胜于言，脚踏实地，是连队发展的“老黄牛”。

“老铁”心中有个军校梦。为了实现理想，他坚持熄灯后加班补习文化课。夜里哨兵下哨后，常常发现学习室的灯还亮着。然而，相较于体能天赋，他的文化底子比较薄弱，连续考了两年都未能如愿。

今年7月，得知“老铁”考学失利的消息后，大家都替他感到惋惜。原本话就不多的他，变得更加沉默，常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发呆。

每个人都是自己剧本里的主角。但与童话故事不一样的，大部分人没有主角光环。刚当兵时，大家都盼着自己能像新闻报道里的战友一样，参加国际比武，拿个第一回来。可现实是，一名军人在服役期间取得旅团甚至营连的比武名次，已实属不易。

这就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。但是，任何一段经历都有它的意义，任何一

滴汗水都不会白流，坦然接受失败，拥抱遗憾，也是一种勇敢。

看着愈加沉默的“老铁”，大家十分着急。连务会上，班长郑超提议：不妨趁连队执行任务的契机，让他到边境一线锻炼，感受一名边防军人的职责使命，唤醒重新再来的勇气。

在用双脚丈量边境线的过程中，“老铁”见到了如画般的壮丽山河，听了很多感人的戍边故事。

执行任务时，“老铁”真切感受到了边境执勤的不易，在山林跋涉中找回了最初参军时的初心。这些所见所感，令他逐渐战胜了挫败感，不再对过去的失败耿耿于怀。

解开心中结，“老铁”有了很大转变。内心善良的他，拥有很强的共情力。连队新分来的实习军士李建民，体能基础比较差。“老铁”主动跟他结成对子。

体能训练时，操场上总能见“老铁”以极小的步伐，耐心地陪着李建民慢跑。

画面定格在这充满反差又无比温暖的一帧，令人感动。

朱班长的故事告诉大家，努力是一个兵最好的天赋

天边挂起了淡淡的晚霞。结束了一天的训练，晚饭后时光，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。

连队门前不远处的小路上，班长朱府云带着几个人在扫地。每天早操和晚饭后，他总是第一个拿起扫把。

老班长这样的举动，常常让年轻小伙子们感到惭愧。朱府云却说：“我是一个兵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

三级军士长朱府云，个头不高，皮肤黝黑，为人平和低调。身为全连军龄最长、资历最老的人，他始终保持着综合第一的军事体能和技能，靠的是十几年如一日的自律。

入伍18年来，朱府云凭借着过硬的军事素质，先后荣立二等功3次、三等功2次，荣获的各类表彰奖励数不胜数。

面对紧张的训练，一些刚下连的战友感到吃不消。连长请朱班长给大家上课。平时不善言辞的朱班长，打开了话匣子：“我刚入伍时，个子矮身板弱，新兵下连就被分到了‘强化补差队’。”大家瞪圆了眼睛，没想到朱班长也当过“后进”。

朱班长笑着说：“为了跟上大部队，我向战友拜师求教。为了提高爆发力，我开始训练500米、1000米变速跑；为了挑战自己的极限，我扛着原木冲刺200米、400米……”

通过不懈努力，朱府云逐渐逆袭。当兵第二年，因个人军事素质过硬，他被破格提拔为尖刀班班长，成为全营最年轻的义务兵班长。

连队官兵听了以后大受震撼。以前，大家觉得军事素质要靠天赋，朱班长的故事告诉大家，努力是一个兵最好的天赋。

今年，全旅训练尖子云集“爱军精武”比武竞赛现场，37岁的朱府云再度出征，拿下了个人综合第二名的好成绩。

军龄长、素质强的中高级军士，是基层连队的宝贵财富。连队很多官兵，都曾受朱府云带过的新兵。他无私地将自己多年的带兵心得、训练方法教给后来之人，让好的做法和实用经验传递下去。

年轻的战友们把朱府云当作成长的榜样，渴望在比武场上与他一较高下。朱府云听了之后高兴地说：“我期待你们超过我的那一天。”